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治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

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
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
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
挾通回互擬議鋒鎚失却威徽拊掌稱善

言
仁宗禎真宗第六子遺首即位上得皇子
已晚始生日夜啼不止有道人能止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
仙誰當往者皆不苔獨赤腳太仙一十二笑
蓬降爲專在宮中好赤腳其驗也

改天聖元年○行崇天曆

治七
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天治
四十二年壽五十四葬於昭陵

于甲是年汾陽善昭禪師示寂生俞氏太原人
也器識沉邃不緣飾有大志於一切文字
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俱喪孤

然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
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
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於
是大悟言下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擗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

苦厭世相難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
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曰是何言之
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馳求
決擇爾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七
十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

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
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
刹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遯去北抵襄
沔寓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
見晚爲嘆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密議歸昭

太守請擇之昭以手挪渝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臥不起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昭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

治十

二

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弃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叟起握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辨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

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丙寅

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寺思悟

侍者焚軀爲報國恩悟錢唐人初慈雲式公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

治七

三

將聞之朝悟曰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矣乃繪大悲像呢以擔曰事集焚軀報國會公薨悟誦呪益精是年得旨克遂

初志刻石焉

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罪夜參有梵僧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士六人柰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圓守

芝號上首藂林知名龍德府尹李侯與昭有舊虛承天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饌

延江夏張氏子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崇孝延往依以爲師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爲義覺以覺盡無餘爲義也延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

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公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延擬進語觀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於是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

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鵲帶雪飛觀稱洞上之宗可倚矣延亦自負儕輩莫敢攀奉一時聲價籍甚觀歿辭塔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延受之咸平庚子歲

也示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徭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些些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

卷七

四

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轍轍地更有何事延神觀奇偉有威重日常一食自以付受之重足不越限

脇不至席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使爲求法器傳續之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侍郎王曙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間

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辰戌四明延慶法智卒後於元豐三年冬其法孫繼忠狀其行請文於宋清獻公趙抃撰行業碑其畧曰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州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閑初父母

禱佛求息夢神僧携一童遺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歟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二十從本郡寶雲通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奉持禮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碍者是也曰既圓融無碍何得有次第耶座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代通講銷義益闡所學出住承天繼遷延慶道法大懺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

禮卷之咸臻其妙真宗久聞師名遣中使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焉遵式等修光明爲禱而雨大洽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儀行于世翰林學士楊億駙馬李遵易薦

以紫衣師號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至五日趺坐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壽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云云

穉長水法師子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學楞

嚴至動靜之相了然不生有省聞鄉鄰惠
覺道重當世趙至其門值其上堂致問曰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亢聲云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豁然大
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

以報佛恩師如教後住長水衆幾一千以

賢首宗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士改明道 ○遼宗真立號興宗改景福

天竺慈雲法師遵式卒字知白棄氏台州
寧海人母王氏夢曉明珠而生稍長不樂

隨兄爲賈潛往東掖山出家年二十徃禪
林受具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式繼入國清
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之教雍熙初
來謁四明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
諱自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淳化初衆

請居寶雲講未嘗歇靈異之迹具於本傳
明道元年十月十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
說法勉徒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至
夜脫然坐逝世年六十九夏五十明年仲
春四日徒衆奉遐槨葬于寺東月桂峯下

○放度天下三帳僧尼○遼改重熙

成甲改景祐○六月詔毀無額寺院

子丙○詔選五十人童子習梵學

帝製天聖廣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
駙馬都尉李遵勗其辭曰唯大雄之闡教

也以清淨爲宗慈悲救世解煩惱之苦縛
啓方便之化門安住雪山始階於西域飛
行漠殿遂通於東旦彼土得道何可勝言
此方承流於是乎在雖陰魔有以侮伐或
示神通而帝釋常加護持無虧實相自法

眼授記鞠多印心佛衣不傳遠大祖而頤
悟牛頭析泓續千燈而罔窮繇斯慧炬益
繁法雲滋陰旁行梵學轉譯華音扣寂禪
開指迷覺路了達者至平離念超登者于
以忘筌爲無所不通之明處不可思議之

治七

首歷代聖帝明王且有爲之信向者矣我
太祖之乘籙也王法延乎住世我太宗之
握紀也妙供滿於諸天真宗皇帝密契菩
提之心深研善逝之肯能仁之化一爾普
沾外護之心二纓喜捨朕嗣景祚子毓群

齋壇靡特貴而驕矜頗滯心於夷曠竭積
順之志素趨求福之本因灑六根之情塵
別三乘之歸趣蹟其祖錄廣彼宗風采開
士之迅機集藪林之雅對粗裨於理咸屬
之篇嘗貢紺編來聞宸座且有勤請求錫

叙文朕既嘉乃誠重違其意載念薄伽之
旨諒有庇於生靈近戚之家又不嬰於我
憮良可嘉尚因賜之題豈徒然哉亦王者
溥濟萬物之源也其錄三十卷時景祐三
丁年四月賜序秋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流至建東其光燭地黑氣

卡丈餘出畢宿下。冬十一月京師定
襄代并忻等州地震代并壞民廬舍而
析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民皆露處自
此或地裂泉涌水出如黑沙狀連年
不止

黎將以驅富壽之民居常奉調御之本丕
胄基構雖祇席於蘿園導引津梁每欽惟
於竺鼯茲乃遵前王之道也其可忽諸天
聖廣燈錄者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李遵勗之所編次也遵勗承榮外館受律

戊寅改寶元○元昊是年十二月僭號大夏改
年大慶

卯秋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

辰庚康定○西夏入寇

己辛慶曆○春二月京師雨藥

春正月初五慈明楚圓禪師示寂出全州
清湘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

治七

八

山隱靜寺得度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公連
眉秀目頑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老宿
所呵以爲少藪林公柴崖而笑曰龍象蹴
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
襄汚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

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
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
唯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
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
識敢稗販我舉杖逐之擬伸救昭公掩其

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後七年辭去依唐明嵩公及往見大年楊內翰
又見李都尉問答具本傳後移住興化沐浴辭衆跏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
十有二

治七

九

十一月五星出東方司天監言注中國大

未癸

十一月安

甲

安

黃河北

西赤

○元昊十二月詔冊昊爲夏國主更名囊

丙申

楊岐方會禪師順寂生冷氏袁州宜春人

丙寅

宵

陽道望爲天下冠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
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
願渡大河登太行易服類廝養竄名火隊
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
經二年未許入室公詣昭瑞其志必罵詬

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
筆硯竄名商稅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遁
立遊筠州九峯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
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
痛自折節依叅老宿慈明住南原輔之安

樂勤苦及迂道吾石霜會自請領監院事
非慈明之意衆論襍然稱善挾楮食入典
金谷時時眷語摩拂慈明諸方得以爲當
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
閻其出未遠即撻鼓集衆明遽還數曰少

藂林莫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
汾陽晚參也何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
何今藂林三八念誦罷猶參者此其原也
辭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請住楊岐時九峯
長老勸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

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
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
任橫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兒湏是
對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胡盧相似
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

把住曰今日且得箇同叅曰同叅底事作
麼生勤曰楊岐牽犁九峯拽杷曰正當與
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語托開曰
將謂同叅元来不是自是名聞諸方示衆
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

音

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
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
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慶曆六年移住
潭州雲蓋以臨濟正脈付守端

王文潞公破具州王郎以不殺而增壽九十

三位極人臣之上矣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袞袞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時獨無從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手書空

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咸目爲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答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行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

化成殿具齋處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

咸以爲言侵尋晚莫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嘉祐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

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五七 皇祐○九月儂智高亂於廣五年狄青平之○李觀字泰伯旴江人時稱大儒嘗著潛書力於排佛明教嵩公携所著輔教編

謁之辯明觀方留意讀佛書乃喟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教豈易知耶心經乃唐太宗詔三藏立奘所譯纔五十四句二百六十七字耳泰伯所言非其自肯安能爾哉范文正公以表薦于帝

嘗就門下除一官復差充太學說書未幾是年卒

浮山法遠禪師迂化鄭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嵩公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髮墮三寶數乃可授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爲俗曷善爲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謁汾陽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前天禧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

治七

士

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憐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

依滁之瑯琊覺公應舒之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爲省公之學次住姑胥天平又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岩遠至骨挿額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慕遠坐其旁歎收局請遠因慕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慕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繼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閑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

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恩行則往往失粘心羸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歎久之遠偈語妙密

治上
十三

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贊曰黃金打作鏑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吁又作明安玄公贊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碍木馬火中嘶歟時已七十餘雅自稱柴石野

聞圓通訥公名詔住淨因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師先是仁廟閣投子語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叱乃有省製釋典頌十四章其首篇曰若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臘月

正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澄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經乙夜之覽宣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乞歸山

曰六載皇都唱道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籠唯將御頌歸上和曰佛祖明了上機上機全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持什處歸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禪扉青

人本傳
餘如

庚戌
皇祐二年正月詔大覺懷璉禪師住東都淨因本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澄公嘗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湏臾隱去識者贊爲吉徵師嘗於廬山圓通掌記室初仁宗

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宵露息

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况是如
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復上疏
丐歸山獻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
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

治七

古

石樓獎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
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賈欵誠乞歸林下
今從所請俾遂開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
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逼抑堅請璉携
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州以書
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

廢學不知堪上石不見參寥說禪師出京
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不知果
有不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
歲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箇笥其不暴曜若

世尊示滅二千年矣

寅王雪竇顯禪師字隱之太平興國五年四月

八日生于遂州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
筆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奪依益州

普安院仁銑爲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沉荆

渚間歷年嘗典賓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
客曰法眼禪師嘗避逅覺鐵觜於金陵覺
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柏樹子
因緣記得不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

治七

十五

好法眼曰真獅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
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
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瘦
侍其旁輒匿笑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
語爾乃敢憮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

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
一兔橫身當古道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
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
結以爲友北遊至復州北塔祚公香林之
嫡孽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莫

能觀其機顯俊邁祚愛之遂留五年盡得
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南問
顯何之曰將造錢唐絕西興登台鴈曾曰
靈隱天下勝處珊瑚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
顯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公奉使浙

西訪顯于靈隱無識之者堂僧千餘人使
吏檢床牘物色求之乃至曾問向所附書
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
一曰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敢希薦達曾公大笑珊瑚以是奇
之吳中翠峯虛席舉顯出世開法日顧視

大眾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
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
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溼渙未分不
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座又環顧大眾曰人
天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分賓主馳騁

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
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
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
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實相
爲麼但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

治七

六

現前箇箇聟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
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便能截生死流
踞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
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後遷明之雪竇宗風
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號雲門中

興嘗經行植杖衆衲遠之忽問曰有問雲

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者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即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督地也於是令過鼓衆集顯曰今日雪

寶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智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陞座僧問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師敷揚宗旨妙語遍藪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臥而化閱世七十二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午改至和 ○ 封孔憲衍聖公

華嚴道隆禪師不知何許人至和初遊京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鼓謹門者呵之不悛一夕還不得入卧于門之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

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鼾撼之驚異問名字歸奏上問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偏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大悅有旨館于大相國燒朱院王公貴人爭先願見隆未盥漱戶外之屢滿矣上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隆少時事石門徹公親授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公慧方欲剃髮使隆持櫳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櫳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後

治七

十六

因叙陳在石門所悟公案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爲伊燒却故爲鍾之嗣隆爲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

建塔于寺之東

廣本傳

○遼洪基道宗立興宗子也改年清寧
丙未治四年

申嘉祐元年

五年正月元日達觀曇顥禪師迂化生錢

唐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爲大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爲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頴識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持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

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梨下睡猶兒顥愈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顥曰然運薪聰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顥不能對聰因植杖於座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倣者工不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馬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顥於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旣曰契理

何謂非悟聰曰汝以此句爲藥語爲病語
頴曰是藥語聰呵曰汝乃以病爲藥又可
哉頴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
加者而猶以爲病茲實未諭聰曰借其妙
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意旨知識所

治七

九

不能到矧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碍正知
見事障能續生死頴恍如夢覺曰如何受
用聰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頴嘆曰
纏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
辭去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恩之園

日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
機開悟李公問曰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答
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向有
中覓無手擡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
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

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何
了答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
歸何所頴曰且請太尉歸宅頴東遊初住
舒州香鑪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
明之雪竇又遷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

夕遣侍者持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
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乃驚
曰當柰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
州馳書船將及岸頴欣然遣撾跛陞座叙
出世本末謝禪贊聚林者勸修勿怠曰吾

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
衆擁步上方丈頴跏趺揮令各遠立良久
乃化閑世七十有二夏五十有三

玄已○歐陽脩宋祁脩唐書成○脩又撰五代
史七十四卷將舊唐史所載釋道之事

並皆刪去惜哉

子庚 六月丞相曾公亮進新脩唐書二百五

十卷

天衣義懷禪師生陳氏溫州樂清人世以漁爲業母夢星墮于星除而光照戶遂娠

治乙

辛

及生尤多奇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授江中父怒笞詬甘甜之不以介意長游京師依景德寺試經得度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中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初謁金鑾善禪師不契後

激賞以爲類已先使慰撫之乃敢通門人之禮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晚以疾居池州杉山菴弟子智才住杭之佛日迎歸養侍薦藥才如姑胥未還懷促其歸至

門而懷已別衆才問卯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豎舉示之遂倒卧推枕而化世壽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山崇寧中勅

謚振宗大師

癸未三月廿八日帝崩○歐陽文忠公昔官洛

治乙壬子

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

謁葉縣省公又不契東遊洞庭翠峯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辭如鶴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

誦何經曰法華經公曰古之高僧臨生

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

作文記其事林間

北京天鉢寺重元禪師出青州千乘縣孫氏法嗣天衣文潞公彥博出相鎮魏府請住本寺是夏別公示寐茶毘煙到成舍利公執瓶禱之煙入舍利填瓶公乃竭志內

典焉

辰甲

改治平英宗署

太祖孫僕安懿王名讓之子初名宗實仁宗無子立爲皇子賜名曙

韓琦司馬光定策立之三十三歲即位三十七歲崩在位四年

雲峯文悅禪師南昌人生於徐氏七歲剃髮於龍興寺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策

杖遊江淮至筠州大愚見屋老僧殘荒涼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焉欲裝包裹去將行而雨不止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莖菴喚作一莖鑿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

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輪不轉食輪先轉後生趁有色力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暇爲汝說法乎悅不違即請行及還移住西山翠岩悅又往依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

治七

王三

不念乍住屋壁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來爲衆營炭我忍寒不能能爲汝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化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汝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捷相堅請

悅有難色拜起欲棄去業已勤勞久因中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下束破桶

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

了舉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

八年而芝歿東游三吳所至聚林改觀雪

寶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衆茶橫設特榻

示禮異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峯又遷雲峯

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

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

歸鼻孔大頭向下遂翛然而化闍維得五

色舍利塔於禹溪之北余如傳燈

納三月華現西方庚申晨見于室不大如月長七尺許丁巳昏見于鼎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李于畢如月至五日沒次年正月上崩于福寧殿矣

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及三十間者可賜

額曰壽聖悉存之

治七

大教東被一千年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音釋

顱青藥呼也覃以利切渝徒口切

也頏渠衣切長許也焯徒門切又濶水直切

許縛急居切居縛